



## 平山淨水間的嶺南畫韻

梁君度  
1956年生於廣東中山的鄭少忠，藝術生涯植根於嶺南畫派。師從楊善深的經歷，為其奠定了「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藝術根基，技法與理念的雙重傳承，成為他創作的起點。

春風畫會主席黃麗媚評其山水「盡得乃師神韻，筆墨勁健雄放而秀雅」，精準道出其藝術特質：既守嶺南傳統，又融個人新意。2017年，他創立「冷風雅集」並任創會主席，聚同道鑽研傳統水墨，踐行楊善深的藝術理念。僅2022年至2024年，其師生作品展便從130幅增至180幅，足見傳承之力。

作為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及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的水墨畫導師，鄭少忠以「真誠自然、簡約美滿」為教旨，引導學生在傳統筆墨中融入西方技巧，於傳承中顯個性。同時，他身兼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書畫部副主任、粵港澳大灣區美術聯盟理事等職，成為港澳與內地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2023年，其作品《荷》入選「海峽兩岸高校書畫藝術導師作品邀請展」，他直言：「願以荷花為媒，共傳中華文脈。」

鄭少忠曾多次入選全國美術作品展、香港藝術雙年展，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美術展，並榮獲第八屆中國書畫（彩墨畫）交流展金獎，更於2016年受邀於香港一新美術館舉辦「平山淨水：鄭少忠

繪畫」個人畫展，深獲各界好評。而「平山淨水」，標題恰如其分地凝練了其藝術追求。他的創作題材廣泛，山水、花鳥、人物皆精，四屏畫《夜色》以巧構與細筆彰顯功底。岑醒文讚其作品「富時代感，融中外精髓」，點出其在傳統中注入現代元素的特質。

有詩人為鄭少忠的題畫生動勾勒其藝術風貌：《等待》以「虬枝皴出」呼應嶺南技法，寫盡花鳥生機；《山林最深處》借「飛流不寫聲喧處」的留白，詮釋中國畫「計白當黑」的美學，《夜山圖》的孤寂與《雲山翁鬱》的清寂，共同構成其多元藝術世界。

如今，鄭少忠的作品已超越地域，被廣州華僑博物館、香港一新美術館及各界收藏，成為當代嶺南畫派的重要註腳。其筆下的平山淨水，既是個人心的投射，更是嶺南畫韻在時代中的生動延續。

鄭少忠作品  
作者供圖

## 姚玗

工信部等八部門日前聯合發布的《「人工智能+製造」專項行動實施意見》提出，加快推進人工智能技術在製造業融合應用，打造新質生產力，全方位、深層次、高水平賦能新型工業化。到2027年，我國人工智能關鍵核心技術實現安全可靠供給，產業規模和賦能水平穩居世界前列。

人工智能就是我們常說的AI，是讓機器模仿人類智能，可以看到目前這已經成為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廣泛影響到各行各業，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其實早在20世紀40年代，基於可編程數字電腦的誕生，一批科學家已經在探討構建一個電子大腦的可能性。1956年，人工智能的研究領域確立，雖然後來幾十年間經歷過幾次低谷，但2020年以來，新的強化學習與大型語言模型，又推動了人工智能的狂飆和繁榮。

AI為人類社會帶來效率提升和全新服務，但同時也促使人類社會思考更多的新問題和新挑戰。本月即將上映的一部電影《極限審判》，講述了未來世界中，一個警探被指控殺害妻子，他被自己設計的人工智能法庭系統審判，必須在90分鐘內自證清白，否則將被判處死刑。電影既探討了人和人工智能的關係、人性與算法的界限，又把當今人類處在海量信息，被動受到機器觀察、控制和影響的困境點了出來。

人和人工智能、人和機器的不同究竟是在哪裏？或者說，未來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隨想

這幾天，股市人工智能板塊大漲。國家時代人的價值究竟更勝在哪裏？這個話題自從人工智能誕生一直都在引發思考，早在2001年大導演斯皮爾伯格執導的電影《人工智能》就講述了世界上第一個懂得愛的機器人男孩大衛，出於對人類養母的愛，希望找到藍仙女變成真正男孩的旅程。

就像電影所指出的，我覺得人工智能的出現不是為了取代人類，而是幫助人類更好地審視自身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人性的光輝恰恰不是在於一成不變，而是在於無限可能的想像，在於情感的溫暖，在於彼此的牽掛和共鳴。至於人和人工智能的關係，我們要擁抱和善用人工智能，更好地做好人的本身。我覺得其實用AI最主要是你要有思想，你想要達到什麼目標，AI就可以幫你很快拿到很多數據和總結，在這個基礎上你可以去思考，更快地做決定。所以用好AI，為我們人類更好服務是很重要的。當然，我們也需要通過不斷學習，才可以更好地跟AI共存。

今年我計劃設計自己的課程和小提琴演奏的版本，因為小提琴演出我有自己的功法指法，我希望這個課程能和AI等技術結合，用我的思想和方法，讓更多的人受惠。科技與教育的結合是趨勢，我希望個人在使用AI方面有更多的突破和發展，包括我管理樂團、公司，以及市場推廣，都可以通過AI有更多的成長助力，傳遞給同事和團員。當然AI時代網上魚龍混雜的假消息、假視頻還是不少，這就對人的思考力和分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不斷學習練就一對「火眼金睛」。



## 少爺兵

內地影后寧靜坦言在年輕時很想結婚，認為結婚後丈夫就是她此生最大的依靠，可是性格及聚少離多的因素，她與前夫（曾是一名美國演員）卻以離婚收場。不過她和前夫有一個兒子，兒子多跟她一起生活。她兒子因善意的謊言一次也不肯說而被女朋友「飛」了，但她從兒子的答案中得知她這個媽媽，原來在兒子心中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寧靜又指其實很多人在不同的年紀想法都有所不同，比如她本人一度認為女人不宜過早養孩子，會束縛了自己的自由等等，然而不是他（她）們講「大話」，當時的確是這想法，只是經歷了人生不少滄桑，想法自然又有所改變。

寧靜亦直言不諱自己長有一張令人不敢太接近的臉，讓人以為她是冷若冰霜的性格，也不會對人有半點熱情態度。但她不會太介意別人的看法，事關在娛樂圈工作多年，她明白到有人喜歡的同時，也有人不喜歡她這樣的女演員，像她想着與前夫白頭到老，結果呢？目前她最能依靠的是她的兒子：「經歷使我更理解為什麼總有人跟我說，不可以將話『說死』。主要是無論是人或環境都有『30年河東30年河西』的變化。」寧靜強調不是怕有變化，而是經歷似在提醒大家需走在靠近溫柔的路上。

曾經有多位演藝人說過他（她）們離開了工作也是普通個人；寧靜表示在一個電視節目上亦曾聽過某位戲曲演員在訪談時說過：「被粉絲們像『光』般追逐着。」這問題她亦想過，覺得要報答粉絲們的愛戴，唯有在演出的作品上做到最好，不丟人！劉曉慶指出她曾遇過數字演員對手（以數字作為唸對白）而極之生氣，可是生氣之餘亦想到該演員要為此操作負上一定的責任外，其他因素也是形成這局面的原因，氣就消滅了一半。

有人指娛圈「光怪陸離」的事特別多，如演員、導演等談戀愛或結婚、離婚，假如不是被曝光了出來，局外人根本就不知道。而中性打扮的女歌手跟另一位女歌星或女性朋友，只要兩人態度親暱或是曾手拖手逛街，不是被斷章取義就是被誣病。難怪演藝人們將個人私隱瞞得滴水不漏，站在演藝人們的思維角度，是不想別人解讀成另一套說法。寧靜現時的待人處事之道是對無謂的人和事少較真、少糾纏、少回應，把寒風擋在門外，把健康留在身邊。

## 星星總經理



## 林爽兒

記得5年前曾志偉入無綫，我還不知就裏，一心想着今番他如願以償，就是想一償當總經理之願。加盟之後，那一天他為四大唱片公司與無綵冰釋前嫌特地舉行記者會，我還特別入無綫為了要撐他的場，當時見到他在招呼各人，我也特熟賣熟地趨前去，拉着他拍了張合照，轉眼原來已經是5年前的事。

過往志偉與傳媒關係很好，曾經很老友，之後漸漸疏遠了，大家也曾經想了解，但隨着時間再遠，也就不好再追問究竟。有機會碰面也只打個招呼，去年大廟界活動我見了他出席，他坐了大概15分鐘便消失了。

今日他已嘗過做總經理的滋味，所做出的成績亦是觀眾見到的，當中《中年好聲音》着實是讓看電視的觀眾層有了一个圓夢的大平台，令我等為參加這個比賽的中年朋友喝彩、打氣，間接也使我們的做人處事態度變得正面積極起來，這是志偉在電視台其中的一個大成就。

那天看黎芷珊在《一周星星》訪問志偉，志偉也掏心地解答了一些大家對他的疑惑，這節目看上去又的確比一般明星藝人單為宣傳而受訪好看很多。志偉說自己做到5年行政工作已經好叻，以後他會做電視台的顧問、策劃，他一直很想做一個音樂頒獎禮，甚至聯同大灣區一起做。「我想今日的香港樂壇沒人、沒歌、沒勢頭，所有人連同內地和海外觀眾，他們依然迷戀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歌手歌曲，看看今日到處巡演

的香港歌手，有幾個是在30歲樓下的？便可知本港樂壇優勢何在？」志偉說他會回去搞電影，這是我們非常期待的。他又坦言很想再做《港姐》司儀，也想做《獎門人》，都是觀眾所期待的。不過他的家人卻嚴令他快快放手，因家人等他去旅行等了很久。

不過我倒是像黎芷珊一樣，想問志偉有關電視台的山頭文化，他也坦白地說這是觸碰不到也不易搞好的，所以他索性不搞。

《一周星星》曾志偉這個訪問好看，也解答了大家很多的疑惑。再上幾個訪問如吳鎮宇、郭富城、方中信、麥兆輝，都有不同的驚喜，會見到不太會笑的方中信展現溫暖的笑容，因為提到他的小可愛、他的寶貝女兒。同樣一向冷面的吳鎮宇也面露少有的笑意。看訪問節目，最想看到被訪者真實的一面，而不是要爆什麼內幕，學現今網絡上胡說八道的比過去更甚，《一周星星》是我希望看到的一個有品味的訪談。

●這一年，作者特地去電視城撐曾志偉的場。  
作者供圖

## 湯楨兆

太太前晚忽然說，右邊臉「又痲又痛」。這種痛，最惹人心煩之處，不在於它有多劇烈，而在於它的「不合常理」：不像蛀牙那樣一碰就痛、或遇上冷熱即痛，反而像某種定期報到的暗號——在某些時段突然抽緊，來得急，退得也快，卻留下半邊臉的僵硬與不安。

起初我們也沿着最直觀的方向推想：會不會是蛀牙？但痛感並不「以牙為中心」，而是沿着面部擴散，帶着麻痹感，像是某條線被點燃。到了晚上，情況更清晰——痛楚開始蔓延至半邊臉，完全不能入睡，在家中與家人相對，最難的是看見對方受苦而束手無策。

那晚我們沒有走向戲劇化的恐慌，也沒有用「忍一忍就過」的方式壓下去，而是選擇先把事情拉回到可處理的範圍：把痛感拆開，找出它可能的成因與可緩解的環節。後來我們更傾向把它理解為「上火」引起的連鎖反應。近來累積的熱、壓力、睡眠不足、飲食偏燥、情緒緊繃，正以某種形式找出口。剛剛旅行回來，吃了不少辛辣食物；日間做舉重運動，也沒有先做熱身，熱就困在

## 牙痛的疑惑

頭部。加上回來後身體未有反應，不知是上火，太太還吃了一包薯片。

於是我們對症下藥，先從「通」入手。第一步不是急着找止痛藥，而是紓緩頸部肌肉，讓循環好一點。那晚我用油推開，沿着肩頸慢慢按摩，先把緊繃的肌肉「鬆開」。這類推拿不求深按求痛快，反而講究緩慢與持續。做完後，她說臉仍然有點痺，但那種「愈來愈向外炸開」的趨勢停了。

第二步是用鹽水漱口。口腔清潔後，局部刺激減少，心理上也得到一個明確的安撫——至少知道自己做了些具體的事，而不是任由痛楚主導夜晚。那晚的目標其實很樸素：讓她可以入睡。

面對突如其來的不適，最怕「只盯着痛點」。我們習慣把問題鎖定在某一個器官，例如「臉痛就是牙」「頭痛就是腦」，但很多時候真正的原因是全身心的緊張與失衡。與其急於定性，不如先把能做的「降火」與「疏通」做好；讓循環回來、讓呼吸回來、讓睡眠回來。

遇上突如其來的不適，鎮定面對往往會有更佳的效果。

## 表妹的木頭項鍊

場景。堆在硬盤裏的照片數以萬計，如今卻是棄之如雞肋，這也是技術發展帶給現代人的煩惱。忽然想起，外婆活着的時候便不喜拍照，現在方才明白，作為塵埃一樣的普通人，實在不必為留存世間的印記勞心。每一個看似成功的收藏家，撒手人寰時，汗牛充棟似的滿屋珠璣，也是放不下的愁腸百結，想想都覺頭疼。如若再發生類似《江南春》圖卷的風波，就已不是一句煩延子孫可以了卻。對物慾的執念，首當其衝激起的即是貪慾。多少意氣風發登頂巔峰的勇士，都是因此而敗落。人性複雜難測，一念之間的抉擇，釀成的結果往往雲泥。

想起外婆，便想起了特立獨行的表妹。她自小不喜歡穿新衣，一年四季，都是漂洗得泛白的淡藍與月白長衫。修女一樣的垂耳短髮，清爽潔淨。她自己釘扣子、自己繡花、自己拔牙、自己做首飾。十幾歲的年齡，有幾十歲的沉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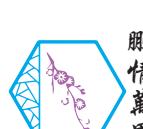
她不喜歡走親戚、不喜歡追劇，也不喜歡跟其他女生圍在一起嘰嘰喳喳。房簷下的燕子回來了沒有，生了幾顆蛋，孵蛋的

時候，公燕子每天出去找幾次食？蘋果園裏，哪一棵樹去年結的果子格外大、格外甜，學校圖書館新到的《少年文藝》，有一首詩寫得很哀婉，她都知道。

她不喜歡白娘子，不看《還珠格格》，也不追瓊瑤，只是盯着書本，從早到晚。她有一領木頭珠鍊，每一顆珠子，都是她在細沙磨刀石上磨出來的。褚黃的櫟圓木珠子，在少女髮油的浸潤下，常年閃着一種半透明的亮色，像是把整個森林都戴在項上。

後來我們都長大了，各自在命運捉弄下四處輾轉，也絕少聯絡。不是不親，也不是冷漠，家傳的隨遇而安，有一份與世無爭的淡然。不同的是，有的提早顯露、有的還要經歷人世蹉跎。我們上一次遇見，還是十幾年前的事情。只知道她師範畢業後，嫁了一位英文老師，生了一個女兒，也像她一樣簡白沉靜。

最近氣溫驟降，陽光卻好得不得了，偶然間瞥見綻放的花，在清冷的煦日中微微顫動，心裏隨之升起一絲漣漪。想必，這已是我們對彼此最好的想念。



## 趙鵬飛

泉眼一樣日夜噴湧的物慾，不知從那一刻開始，不可逆轉的開始變得孱弱，這與周遭似乎格格不入。香港是重物質的社會，投資、保值是普通人的口頭禪，自由市場經濟結構與相對薄弱的社會福利，讓每個人必須時時高度依賴金錢與資產的保障，才能稍稍有些心安地生活下去。與之相應的廣告與消費文化，始終保持着持續輸入的熱情。從眾的比較心理，也是常態。商家的櫥窗設計和選色，每一季都精巧濃烈，高飽和度的渲染有助於刺激購買慾望。新款電子產品迭代升級，彷彿進入了永動機式的升級打怪，功能眼花繚亂得讓人目眩。多巴胺被驅動的，好似只有購物衝動。

偶然也會為商家櫥窗裏的巧思駐足，但也只是三五秒，手機都不曾掏出來。習慣用手機拍照後，相機已經好幾年都沒有碰過，冷藏在抽屜最深處。天知道當年為了買那款輕巧便捷外形流暢的相機，省了好幾個月的錢。擁有之後，開始的頭幾年，簡直一刻不曾離手。拍過的照片登過報，獲過獎，更多時候記錄的只是一些細碎的